



论现代中国画家诗人的咏史怀古诗词

叶澜涛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 要: 咏史怀古诗词主要借助古代典籍和历史遗迹来表达诗人的历史意识。中国现代画家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咏史怀古诗词, 这些咏史怀古诗词可分为咏史诗词和怀古诗词两类。根据诗人寄意的差别, 咏史类诗词可分为寄兴咏史和遣兴咏史两种, 代表性的画家诗人有陈曾寿、余绍宋、潘天寿、陈小翠、钱名山等; 怀古类诗词与之类似, 也可分为寄兴怀古和遣兴怀古, 代表性的画家诗人有陈曾寿、溥心畲、陈定山、张伯驹、吴湖帆等。通过分析他们的咏史怀古诗词, 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画家诗人突出的视觉倾向与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

关键词: 现代中国; 画家诗人; 咏史诗词; 怀古诗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6-0260-08

Discussion about the history poems written by the modern Chinese painter poets

YE Lantao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poems about history express the poet'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y means of historical books and relics. Chinese modern painters have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about history. These poems about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history poems and nostalgia poem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intention of the poet, these po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implied meaning and unimplied meaning; similarly, the representative painters poets are Chen Zengshou, Yu Shaosong, Pan Tianshou, Chen Xiaocui, Qian Mingshan, etc. Nostalgia poems can be divided into implied meaning and unimplied meaning too, the representative painters poets are Chen Zengshou, Pu Xinyu, Chen Dingshan, Zhang Boju, Wu Hufan,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poems about history and nostalgia, it can be seen that modern Chinese painter poets have a prominent visual tendency and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painter poet; history poem; nostalgia poem

何为“咏史诗”? 所谓咏史诗主要是诗人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有感而发创作的诗歌。唐代吕向在《咏史诗》解题中提到:“谓览史书, 咏其行事得失, 或自寄情焉。”^[1] 吕向不仅界定咏史诗, 而且对其进行了分类: 一类属于无寄托的咏史诗, 主要是隐括史传、以史为诗; 一类属于有寄托的咏史诗, 主要借助历史感慨寄兴、诗以咏怀。前一类是借助诗歌的形式概

括历史事件, 属于袖珍体的历史; 后一类则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 借历史话题浇心中块垒。咏史题材后来扩展到词, 就产生了咏史词。

咏史诗词属于诗学与史学相融合交叉的诗歌, 是一种“文学式的史学研究”^[3]。它与史学的区别在于不拘泥于历史细节, 常常在诗歌中采取粗线条的方式描述历史事件。此外, “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

收稿日期: 2018-10-0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63); 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R17076)

作者简介: 叶澜涛(1980—), 男, 湖北黄石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现代城市小说和现代旧体诗词方面的研究。

也使得咏史诗词往往寄意于史实之外,试图在历史兴亡的规律中找寻当下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所谓“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4]。

此外,还有一类诗词与咏史诗词相似,也是借助历史来表达诗人意图,这些诗词即怀古诗词。怀古诗词以探访历史古迹,抒发历史幽情为主要方式,古人称之为“怀古诗”。所谓“怀古诗”,《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的解释是“诗有览古者,经古人之成败咏之是也”^[4]。至元代,方回对“怀古”的解释更加细致,“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5]咏史诗词与怀古诗词虽然借助的媒介有所区别,但在抒发诗人的历史意识方面基本一致,具体归类时往往通称“览史”“览古”“咏古”“史咏”等。因而,在诗歌类别划分时,将这类诗歌统称“咏史怀古诗”。

由于中国诗歌和历史悠久的写作传统,因而咏史怀古诗词产生的时间较早。这类诗词特别是咏史诗在先秦两汉时期已产生,此后一直绵延不绝。对于古代咏史诗词的时代划分,不同的论著各有不同。《古代咏史诗通论》划分较为细致,分为六个阶段:先秦两汉为孕育发轫期;魏晋南北朝为成长发展期;唐五代为成熟繁荣期;宋辽金为深化新变期;元明为持续发展期;清及近代为集大成期^[6]。而《古代咏史集叙录稿》则简化为四个阶段:先秦至唐五代时期为产生形成期;宋辽金为开拓扩展期;元明为传承繁荣期;清为集成鼎盛期^[7]。可以看出,第二种分类法除了将唐五代以前的咏史诗进行了合并外,基本的年代划分与第一种分类法一致。

“诗画一律”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优良传统,讲求诗歌与绘画在艺术追求的一致性。因此,古代画家在研习画作技艺的同时也讲求诗歌素养的训练,往往优秀的画家在诗歌与绘画方面均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这一传统也为现代画家继承和发扬。许多现代画家不仅继承中国古典绘画技巧,而且也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咏史怀古诗词是其中重要的类型之一。这些画家诗人经常借助诗词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历史典籍和古代遗迹的感受,有的明显有所寄托,有的则是纯粹抒发怀古之情,从中不难解读出画家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根据写作题材的差异,现代画家诗人的咏史怀古诗词可分为咏史诗词和怀古诗词两类。

一、现代画家诗人的咏史类诗词

阅读史书时有感而发乃人之常情,咏史诗词根据不同诗人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寄兴咏史类,这类咏史诗词的寄托之意明显,总是能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联想到自身处境;另一类是遣兴咏史,这类咏史诗词的寄托之意则较为隐晦,通常表达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般性评价、感叹时间流逝或者对历史本身进行咏叹。

(一)寄兴咏史

由于所处的社会时局不同,不同立场的诗人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有“代入感”,容易形成不同时代之间的共鸣感。这种共鸣在社会转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晚清民国时期咏史诗词就比较兴盛,陈曾寿是这一时期咏史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作为遗老型诗人,他擅长借物抒情,咏物诗中多出现“落花”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像。他的两组咏史诗皆为同一主题,借古喻今表达对清政府的忠贞不二。

孤臣头白醉钧天,莲炬金杯照夜筵。问答玉音犹在耳,凄迷春梦已如烟。肆奸桀贼空遗臭,僭号昌奴岂自全?二十年来家国事,伤心成就一胡铨。(《咏史二首》其二)

这首诗歌颂的是南宋爱国名臣胡铨。1138年,金国派遣使臣到南宋都城临安求和。金国使者态度傲慢,对南宋政府百般侮辱,但以秦桧为代表的求和派奴颜丧节。胡铨愤而上书要求高宗斩秦桧、王伦等佞臣头颅,否则宁愿蹈海而死。显然,陈曾寿在此有所寄托。他不忘皇恩自比胡铨,将阻挠复清者比喻为奸臣秦桧。即使民国政府建立良久,日寇侵袭加剧之时,他仍对恢复清廷的“宏愿”耿耿不忘。该诗首联具有强烈的视觉对比,“白”与“金”的颜色对比与“钧天”与“夜筵”的形象对比使得诗人的悲愤之情尤其突出,将遗臣的孤冷清寒之气衬托地分外明显。除了这组诗之外,他还有一组同题诗也是如此,“林宗伦鉴蔚宗疑,从古惟人不易知。苦向中山辨心迹,多情犹觉惠卿痴。”(《咏史二首》其二)从诗句中不难读出他对于愚忠前清的痴情。

除了晚清民国时期外,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咏史诗的兴盛期。诗人往往由日寇入侵联想到古代历史的蛮夷侵袭,咏史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余绍宋避居家乡龙游县沐尘村期间,除了游览沐尘周边的景色外,也向避居的群众积极宣讲抗日的道理。他在阅读宋明两代史料时,对中国是否会历史重演忧心忡忡。他写道:

两朝奇祸肇东胡,太息当年竟失图。党狱一兴终误国,夷谋千载不殊途。划江难定偏安局,抗节徒多正气儒。痛史变成余涕泪,后人敢

谓古人愚?《编宋明亡国史讲演稿既成系之以诗》)

余绍宋认为宋代与明代亡国之因正是外族入侵。他在自注中解释:“东胡为鲜卑种,辽金皆此族人。北宋约金攻辽,南宋约元攻金,遂以亡国。清亦此族人也,至今为梗。”余绍宋认为宋明两朝抗敌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建立错误的同盟关系,金、元皆为外族,北宋、南宋联合外族抗击外族,如何能够成功?除此之外,朝廷内党争不断也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党狱一兴终误国”。要想取得抗敌胜利,必须要坚持以我为主、团结一心,而且还要坚定信念,不能与敌划江而治,“划江难定偏安局”。且不论余绍宋对于宋明亡国史的总结是否正确,单从他从事读史过程中总结的兴亡规律便可看出他意不在史。他试图将历史规律用来认知当时日寇入侵的现实,告知人们采取正确的抗敌策略,拳拳爱国之心由此可鉴。

除了通史类的咏史诗外,他还咏叹遗民诗集,如《读清初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选〉,慨然有作四首》。该组诗所咏叹的是清代诗人卓尔堪所编的《遗民诗》。卓尔堪为清初诗人,爱好与明代遗老交往。他在多方搜罗整理后,辑成《遗民诗》十六卷,收录明代遗民诗人五百余人,共三千余首诗。乾隆年间,该诗集两次被列为禁书。1910年,上海有正书局重新出版,更名为《明末四百家遗民诗》。余绍宋在阅读该诗集后感慨良多,

历历崇弘事,分明在眼前。垂亡还聚敛,屢
衄尚争权。民散兵犹匪,官降士独贤。沧桑无
限恨,诗史为流传。(《读清初卓尔堪〈明末四
百家遗民诗选〉,慨然有作四首》其一)

阅读这本《遗民诗》,余绍宋仿佛重温明末清初崇祯、弘历年间历史。他将明朝灭亡归因于四点,即敛财、争权、兵匪、士乱。“士乱”指的是为了处置阉党魏忠贤,朝廷扶植文官集团逐渐做大。不断滋生的边境外患与农民起义又迫使朝廷不断加重税负,这些都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阅读明代的遗民诗,显然不仅仅是诗人为了感受遗民的高尚人格或诗文之美,他意在感慨当下时局。

歌哭志无贰,乌乌变徵音。遣民千古恨,节
士百年心。霜雁清秋唳,寒蛩永夜吟。终篇益
惆怅,戎祸到于今。(《读清初卓尔堪〈明末四
百家遗民诗选〉,慨然有作四首》其四)

他从明代遗民志士的诗文感受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他联想到当下,正值“戎祸”泛滥时节,怎让人不伤心担忧?暂且不论余绍宋将眼前的日寇侵略比

喻成少数民族入侵是否合适,重要的是从他的咏史诗作中能深切感受到诗人借历史兴亡表达心忧国家命运的赤子之心。该诗颈联“霜雁清秋唳,寒蛩永夜吟”情感悲怆,借助“霜雁”“寒蛩”等意象衬托出诗人的忧愤之情。

潘天寿在抗战初期也作有咏史诗鼓舞士气,《读史偶书》就是借助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鼓舞民众同心抗敌。

半壁河山任小看,非关天堑限层澜。恐扞
虬虱闲王猛,故展棋枰付谢安。三楚沙虫飞浩
劫,八公风鹤奏奇寒。炎黄帝胄原神种,牧马如
何问马鞍。

首联交代历史背景——十六国时期。此时东晋失去半壁江山任人小看,长江天堑虽然险要但却不能阻挡敌人的入侵。西晋灭亡后,华北战乱不断。公元357年,苻坚在将相王猛的辅佐下渐渐统一了北方中原一带,建都长安史称“前秦”。南方则以建康为都,史称“东晋”。两大政权虽然实力不均,但划江而治也相安无事;颈联着重描写淝水之战。南北双方均有良相辅佐,前秦方面良相王猛深谋远虑。当时,王猛未辅政苻坚之前,闻东晋桓温入关。他身披蓑衣与桓温坐而论道,虽有虱蚤相扰而淡然处之,桓温誉之“江东无卿比也”。东晋宰相谢安亦为时俊。淝水之战前谢安就安排好兵马,痛击秦兵赢得了淝水大捷。当前方将士向建康报捷时,谢安正与客人在家下棋,听闻捷报后淡然处之,可见其运筹帷幄能力;颈联展现大战结果。秦军大败,苻坚带领余兵逃回北方的过程中,听到风声鹤唳恐惧不已。“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混乱的行军组织带来的损失甚至比战败还严重;尾联为点题诗句。他以淝水之战为例鼓励中华儿女,侵略者妄想征服中华是白日痴梦。“牧马”指的就是异族侵略,“问马鞍”典出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封大夫破播仙凯歌》。“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意指若外敌侵犯,他们的下场只能是丧命沙场空余马鞍。该诗以淝水之战中两军实力的变化过程鼓励抗战军民要坚定信心战胜敌人。即使强大如秦军者亦有疏忽之时,只要审时度势精心布局,必让敌人丧命疆场。从该诗中不仅可以领略到潘天寿赤忱的爱国热情,而且从“半壁河山”“天堑层澜”等形象中可以看出诗人激越雄健的诗歌风格,这与潘天寿的绘画风格是一致的。

陈小翠的诗风秀丽婉转,属于典型的婉约派诗人,这一点在她的咏物诗和怀人诗中体现明显。与

周炼霞擅咏生活物品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陈小翠的咏物诗多为牡丹、兰竹一类高雅脱俗的植物。她的怀人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春花秋月、远亲故友皆可入题，体现出细腻的内部感受。然而她的诗歌也并非一味的闺阁气，在民族危亡时刻她的咏史诗也有雄强之气。陈小翠在少女时期，即感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时，她感动于项羽的英雄气概。

覆手能翻万世秦，英雄血性近乎仁。也能忧乐先天下，肯把头颅赠故人。大度已容刘季子，窄怀偏杀楚君臣。鸿沟不抵长城险，垓下哀歌动鬼神。（《读项羽本纪》其二）

如果说年少读史还只是感受历史人物魅力的话，中年经历乱世再读史书则有更多的家国情怀和兴亡感受。抗战爆发至解放前，陈小翠一直独居上海。这一时期她所创作的咏史诗情绪更加激昂，明显有所寄托。例如《读宋史有感》中赞叹南宋左丞相陆秀夫。

千古男儿陆秀夫，誓甘蹈海不为奴。年年割地和强敌，割到崖山寸草无。

陆秀夫为南宋抗元名将，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末三杰”。陆秀夫在崖山海战失败后，背负卫王赴海而死。该诗以陆秀夫为例，批判南宋朝廷与元人割地求和，最终导致了无路求生的境地。显然陈小翠这里以宋史作比，警告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待日寇不能屈膝苟且，惟有死战才能求生。

（二）遣兴咏史

诗人乱世时期写作的咏史诗总是借古寓今，明显有喻指含义。和平时期的咏史诗则明显带有遣兴怡情的作用。在遣兴咏史类的诗词中，歌咏美人是常见题材，通常是咏颂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钱名山青年时期就歌咏过王昭君和西施，作有《咏昭君》《西子》（三首）等。

蛾眉深锁怨华年，临去翻蒙圣主怜。此后君王好留意，深宫红粉尚三千。（《咏昭君》）

不知秋色到宫梧，沉醉君王气太粗。儿女哪知军国事，属镂昨夜赐甲胄。（《西子》其二）

这些皆为咏叹美人命蹇时乖的诗句。宋亦英也作《咏颂诗》歌咏历史上美女，如咏叹王昭君：

史笔何偏责画工？昏王自是要和戎。文成公主如花貌，一样悲啼出汉宫。（其一）

如咏叹杨玉环和褒姒：

覆国蒙尘事可悲，玉环褒姒咎谁尸？君王若把苍生重，贤后良妃代有之。（其二）

启功在《昭君辞二首》也曾歌咏过王昭君：

吾闻汉宫女，佳丽逾三千。长门永巷中，闭置不计年。他人妻若妾，一一堪垂涎。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假令呼韩邪，自秉选色权。王嫱不中穀，退立丹墀边。汉帝复回顾，嫫母奚足怜。黄金赐画工，旌彼神能传。（其一）

启功歌颂美人类的咏史诗并不简单停留在美人的外貌描绘上，而是将她们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引申出对命运无常的咏叹。

除了歌咏美人外，表达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也是遣兴类咏史诗的常见题材。钱名山的《咏史绝句·七首选二》作于诗人青年时期，这一时期诗人主要精力用于读书写作考取功名。《咏史绝句》分别咏赞的是南宋名相赵鼎和抗金英雄岳飞：

赵鼎当年宰相才，亲征令下走风雷。如何也劝临安驾，从此康王死不回。（其一）

军前流涕拜金牌，奉诏班师难岳爷。自是将军臣节在，神州从此属谁家？（其二）

这两首诗所咏皆为南宋的名将名臣。与余绍宋、陈小翠有所寄托地咏赞宋代历史人物不同，钱名山在创作这组咏史诗时并不因为外侮入侵社会动荡而有所感，他只是单纯为感佩历史人物气节。解放后许多诗人也创作咏史诗词，这一时期的咏史诗词大多纯粹表达阅读历史时的感受而不再有明显的“代入感”。宋亦英的咏史诗《读史偶感》表达对于寿命看法，“彭殇何必芥胸中，善始由来贵善终。若使明皇仅中寿，开元贞观可同风。”彭殇为古代传说中长寿之人，诗人劝解世人何必介怀彭殇的长寿？生命贵在善始善终。后半部分以唐玄宗为例，假设唐玄宗若只有一半的寿命，则盛唐也不必遭逢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说明寿命长短的相对性。这首诗借以表达的仅是对于生命的看法。启功对于历史兴衰看得更为透彻，他在《贺新郎·咏史》中用调侃的笔法咏史，嬉笑间却有真知灼见。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旺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

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其一）

启功用调侃的笔法评价历史上的曲折是非不过是过眼云烟，无需过于计较，睿智如启功者对于历史自有通达放旷的看法。

二、现代画家诗人的怀古类诗词

怀古诗词指的是诗人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古址、

皇陵等遗迹中汲取灵感创作的诗歌。与咏史诗词类似,怀古类诗歌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寄兴怀古。这类诗歌通常在参观古迹、凭吊古人时常常联想到历史兴亡朝代更迭,寄托了诗人的兴亡之感;另一类是遣兴怀古。这类诗歌将古迹皇陵等视为寄托历史幽思的人文景观,游览古迹更多是为了体验人文历史的乐趣,这类怀古诗更多类似于纪游诗。

(一)寄兴怀古

诗人写作这类怀古诗词时通常与所咏叹的朝代相隔时间不长,通常是在游历上一朝代的古迹时触发怀古思幽之情,且以遗老型诗人为主。他们对上一朝代充满感情,在揽胜怀古时不自觉地联想到故人往事。陈曾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怀古诗中处处可见对清朝寄托的深情。最典型的例证是他在拜谒福陵、昭陵时所作的怀古诗。1935年,陈曾寿时任伪满洲国内廷局局长,奉召视察清福陵昭陵。他满怀恭敬地完成使命并赋诗纪之:

干霄松柏郁苍苍,巍赫神功接混茫。臣甫拜趋思历数,道周魂梦感高皇。丰碑谟烈天难继,如带源泉气自长。报国无能攀恋切,余生合署老司香。(《乙亥七月初八日恭谒福陵昭陵敬赋》)

福陵又称东陵,位于沈阳东郊,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墓。清昭陵位于沈阳城北郊,为清第二代开国君主皇太极的陵墓。从陈曾寿的这首诗中,不难读出他对清代先祖的恭敬赞颂之情。首联以景起兴,“干霄松柏郁苍苍,巍赫神功接混茫”,松柏苍翠是为了映衬先祖之高德,而“丰碑谟烈天难继,如带源泉气自长”则是赞颂陵墓石碑气势雄伟。他被陵寝恢弘的气势折服,先联想到清建国初高祖的丰功伟绩,“臣甫拜趋思历数,道周魂梦感高皇。”再反观眼前清朝的衰落不禁深深自责,无法挽大厦之将倾,“报国无能攀恋切,余生合署老司香。”真乃遗臣本色。诗句中“松柏”“丰碑”形象雄健浑厚,具有突出的视觉联想,有力衬托了清皇陵的肃穆与高贵。他的另一首谒陵诗表达的也是类似的自责之情:

梵潮流转界三千,说法松风正炽然。深禁偶看遗鸟影,寂光长自摄龙天。微寒暗送神灵雨,飞翠遥迷淡沱烟。穿径冲泥有余兴,聊随傭作策衰年。(《三月奉命视察福陵昭陵界址山行有作》)

诗句中“遗鸟影”“摄龙天”“神灵雨”“淡沱烟”等形象也通过视觉形象表达自己的忧愤之情。除了这两首怀古诗外,他在游览其他古迹时也总能有所联

想,如《崇效寺看牡丹并观红杏青松图卷自辛亥后越二十九年复来此寺不胜凄感》《过洪山阅兵台下》《过马场》《护龙亭》《过颐和园宿香山旅馆》等。《崇效寺看牡丹并观红杏青松图卷自辛亥后越二十九年复来此寺不胜凄感》是他在崇效寺赏花时有感而作。

遗芳重见廿年迟,凄冷心情只自知。未惜命酬倾国色,应怜才尽送春时。池经凝碧仍弦管,殿入披香乱絮丝。一世荒嬉成溺笑,何人痴绝望佳期?(其二)

他在崇效寺赏花时突然想到辛亥革命成功已逾二十九年,二十九年前还是大清王朝,如今却早已是民国。从最后一句“一世荒嬉成溺笑,何人痴绝望佳期。”可知他心中仍怀有复辟满清之念。

除了陈曾寿外,溥心畲在他的怀古诗中也有寄托。溥心畲的怀古诗很多,但风格变化明显。在前期《西山集》中,溥心畲的怀古诗多为闲适自适的写景之语,如《登玉泉山浮屠》:

边远关山远,寒烟淑浦分。秋风吹落雁,已过万里云。

又如《登玉泉山灵岩寺浮屠》:

孤塔出灵岩,登临集秋霏。天风吹岩云,势与中峰断。飞檐摘星斗,高标接河汉。俯仰异阴晴,宇宙成殊观。片白桑乾水,尺碧灵波殿。甘棠美召伯,金台集英彦。荆卿骨已朽,易水无人饯。王者迹已熄,霸图久销散。哀哉东逝川,古人今不见。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溥心畲的怀古诗虽然也咏叹历史,但明显感觉到咏史之情并不切己,浮泛之语颇多。类似的还有《登燕子矶》《壶天阁》和《雾降泷》等。到了《南游集》则大为不同,《南游集·上》中的怀古诗体现了诗人在伤春悲秋中无不饱含故国之思。1949年9月,溥心畲从浙江舟山县登船准备前往台湾。他在定海县登临奎光阁时即将离家去台,深知此生恐怕再难有重回大陆的机会,此时心情与往日决然不同。

石壁崔嵬撼怒涛,清秋临眺俯城壕。海门云白孤帆远,沙岸天青片月高。战垒飞霜惊草木,回风卷雾拂旌旄。长江夜半橈枪气,北斗光寒动佩刀。(《九月登定县奎光阁》)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溥心畲登临奎光阁时惶恐的心情,从“石壁怒涛”“战垒飞霜”“橈枪佩刀”等形象可以看得出他对于大时代来临的不安。“橈枪”即指彗星,古人认为是凶星。他将新中国的成立比喻为彗星临世,自然出于他对新政权的抵触,而

“北斗光寒”则表现出他对于未卜前程的担忧，此时的怀古诗已经完全没有了《西山集》中的闲适与雅致。这首诗的形象特征突出，与“怒涛”“城壕”“战垒”“旌旄”等肃杀的意象相比，“孤帆”“片月”“草木”“北斗”等意象则凄清冷寂，诗歌意象在动态与静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画面张力。

他定居台湾后四处游历当地古迹，这时所作的怀古诗则触目皆可伤情，草木皆可哀己，“承露铜盘迹尚陈，前王宫苑满荆榛。”（《昌德宫》）“依旧清波东逝水，更无凫雁待君王。”（《昌庆苑》其一）“石鱼生蔓草，空吊旧山河。”（《鲍石亭》）“远游独有乘桴客，劫后登临望落霞。”（《战后游法隆寺》）“瘴海思归日，秋霖方苦多。”（《吟松阁对雨》）从怀古诗中不难感受到溥心畲迁台初期心中的伤感郁结之气。

这种伤感的怀古伤己的情绪一直到他定居台湾时日长久后才有所缓解，《南游集·下》中的怀古诗虽然仍有些许伤感的情绪，但从《题凤凰阁》《万佛庵》《过林氏园》《指南宫》《宿凤凰阁》《重游灵泉寺》等怀古诗可以看出已经明显减缓许多。《题凤凰阁》《万佛庵》《过林氏园》等诗重在写景，已经从“景语”中读不出多少“情语”。“叠石连山木，高秋天上闻。窗明凫雁水，檐落凤凰云。一院围松色，双扉掩桂芬。汤泉蒸雾气，终日起氤氲。”（《题凤凰阁》）“飞楼高揭彩云端，松影萧萧满石坛。鹿女献花庭院静，碧桃开落不知寒。”（《万佛庵》）皆为写景之句，寄托之意并不明显。即使在《指南宫》和《宿凤凰阁》等诗中有些许寄托之意，但伤感情绪已清淡许多。

重壑拱仙观，云峰路几盘。桂香飘月殿，松盖覆星坛。碧海思黄鹤，青霄望彩鸾。独怜往来客，祁梦绕邯郸。（《指南宫》）

古木排青嶂，汤泉涌翠溪。地形连海尽，楼势拂云低。金谷花争发，灵源路欲迷。雕甍南去雁，不见一枝栖。（《宿凤凰阁》）

从诗句写景的内容来看，全诗前半部分皆为写景状物之语，只有在最后一联点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后期溥心畲的情绪转变。诗歌中“云峰”“香桂”“清嶂”“汤泉”等意象平和散淡，早已没有《九月登定县奎光阁》等诗歌中的紧张与不安，这些意象在衬托诗人心境变化上起到了具象化的功能。

与溥心畲相似的是，陈定山的怀古诗也有所寄托。例如《登赤嵌楼》：

天无鸿雁水无鸥，独立台南海尽头。红遍刺桐丹尽橘，夕阳还照赤嵌楼。

又如《怀古》：

卧龙遭诛夷，侍中嵇泣血。一朝繆新主，碎首廷上戟。颇怪魏晋间，父子恩义逆。置我俎上烹，千载尤咄咄。谁言高祖仁，不如项王鹜。末世洪波流，不可以收拾。清谈手如玉，违言善雕饰。越鸟恋故林，旦夕望栖息。代马嘶北风，闻者以为悦。

陈定山的怀古诗大多作于流亡台湾之后，从《登赤嵌楼》中不难看出诗人每每看到台湾的风物总能联想到故国的人情事物。而《怀古》与之有所不同，除了表达对故国家人的思念外，更蕴含着对新政权的敌视与仇恨，从中不难看出陈定山保守的政治立场。虽然陈定山的怀古诗与溥心畲的怀古诗相比，在性质上较为类似，但数量上不及溥心畲多，情感上也不如溥心畲强烈，这恐怕与二人在离家去国前社会地位和身份高低差异有关。

（二）遣兴怀古

遣兴怀古诗词与遣兴咏史诗词相似，主要也是诗人表达对历史的感受，不同之处在于遣兴怀古诗主要以历史古迹为情感依托。在遣兴怀古诗词中古都题材最为常见，许多画家诗人都喜欢咏赞古都，如张伯驹、吴湖帆等。

张伯驹好游历，在他的《丛碧词》《秦游词》中有多首游历古都的词作，他歌咏不同朝代的都城。《浪淘沙·金陵怀古》《西河·金陵怀古，答南田，依清真韵》咏赞的是南京，《惜红衣·重至西安，和白石》《鹧鸪天·登骊山》《鹧鸪天·雁塔》《小秦王·灞桥》《浣溪沙·华清池》《前调·秦始皇陵》咏赞的是西安，《临江仙·洛阳》咏赞的是洛阳，《游天坛》咏赞的是北京。张伯驹咏赞古都的词作擅长依据各个古都不同的历史背景，抓住各个都邑的风貌来描述。写南京重在突出其六朝金粉气：

形胜地，兴亡梦里谁记。寒流北望接天低，怒潮又起。归帆去掉送征人，斜阳冉冉无际。

曲阑畔，曾共倚，桃叶渡口船系。当年第宅剩春风，燕泥鼓故垒。昔游回首几经年，应知愁似江水。

绿杨白板旧酒市，想枇杷、花下门里，换了繁华人世。只秦淮、片月凄凉，相对曾照南朝，歌声里。（《西河·金陵怀古，答南田，依清真韵》）

写西安则重在突出其苍凉大气：

一出函关六国销，河山万世付儿曹。书焚未料来刘季，椎击何知有赵高。

唐寝废，汉陵遥，霸图剩此土岧峣。荆榛不

是神山树,只对斜阳唱牧樵。(《前调·秦始皇陵》)

写洛阳则重在描述苍凉荒漠:

金谷园荒芳草没,当年歌舞成尘。杜鹃声里又残春。落花满地,来吊堕楼人。

风物依然文物尽,才华空忆机云。佩环不见洛川神。牡丹时节,斜日一销魂。(《临江仙·洛阳》)

不同古都虽看起来各个相似,实则因历史背景差异而各有风骨,这一点在他的词作中得到体现。除了古都题材的诗词外,他还有咏赞各地古迹的词作,如《扬州慢·武侯祠依白石韵》《浣溪沙·兰州》《六州歌头·居庸关吊古》《前调·咏雁塔门前石狮子》等。张伯驹之所以创作大量怀古词作与其爱好游历,喜欢在历史语境中感受兴亡变化的性格有关,而雄浑大气的词作风格与磊落豪爽的性格是两相一致的。

吴湖帆气质儒雅古典,他也有不少怀古类诗词。他的怀古词也是以都邑类为主,如《凤凰台·金陵怀古》:

故国愁多,新亭旧系。难禁凄泪如麻。听隔江商女犹唱庭花。还访乌衣巷陌,春似梦梦影堪嗟。殷勤问当年燕子飞向谁家。

天涯空怜沦落,回首处,依依淡月笼沙。照迷离碎景,几点寒鸦。望极垂杨流水,桃叶渡雨密风斜。知多少行人过时,伤尽繁华。

与张伯驹怀南京的词作不同,吴湖帆的词作没有侧重写南京的六朝金粉气,而注重突出其江南烟雨风情。吴湖帆的词作与张伯驹的词作相比,其差别不仅体现在写作重点上,而且也体现在意象运用上。吴湖帆词作中的意象明显比张伯驹要密集,堆砌的意象构成了浓密的江南烟雨情调,“新亭”“残花”“乌衣巷”“燕子”“笼沙月”“寒鸦”“垂杨”“流水”“桃叶”等繁密的意象颇为符合人们对江南的想象。朦胧的江南烟雨气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又似乎饱含不尽的依依不舍,倒是非常符合吴湖帆的文人气质。除了咏南京等都邑外,他还有咏其他古迹的词作。如虎丘:

故丘还在,消沉霸业,繁华非昨。到此徘徊,花冷一簪弦索,琼楼半角。正好梦罗浮依约。危阑倚落红成阵,不嫌风恶。

缥缈云屏翠扑。向天平回望,可抬黄鹤,响屧廊遥,忍吊吴宫芳若。踈香领略。渐雾隐金阊城郭。间自乐。酒醒暮烟低幕。(《雪狮儿·虎丘》)

又如苏小小墓:

南朝艳影,往迹空留,旧馆红楼何处。柳细花秾,西冷桥左,那日锦车曾驻。徙倚还无语。想香檀按拍,歌情谁诉。笑堤上红襟燕子,飞去飞来,可惜无主。人生易多愁,丽色如花,偏他不遇。

还记画船泛月,艳说钱塘,梦里曾传佳句。想象当初青葱郎马,咫尺相看今古。冷泪浇坟土。最伤心对此青山红树。待认取斜阳片石,西陵松下,采芳归路。漫回顾。红颜自昔如朝露。(《玉女摇仙珮·苏小小墓》)

这几首词作同样延续了吴湖帆繁复意象的写作风格,“故丘”“弦索”“暮烟”“红楼”“细柳”“秾花”“燕子”“画船”“斜阳”“红颜”等具象化的诗歌意象比比皆是。之所以吴湖帆的意象比例较高,恐怕与其长久的绘画训练形成的视觉思维有关。反复的江南意象使得吴湖帆的词作使得吴湖帆的怀古词风格温婉雅致。这除了自身的文人性格因素外,也是因为他的词作受晚唐及宋词影响较多。这一点从其词作收藏情况可以看出,他收藏了大量唐宋词集,如《花间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两宋十大家词》《宋元八家词》《疆邨手校宋元词十五种》等。在这些词集中吴湖帆作有大量的题跋点校文字,可见阅读时的认真^[8]。编者汪东在《佞宋词痕·序》中也认为吴湖帆受宋词影响较多,“夫倚声之体,导源《花间》,而极于两宋。词必宗宋,犹诗必宗唐,故以‘佞宋’名集,已可识其指归。观言情诸作,高者规模晏、贺,次亦旁皇《花外》《白云》之间,而宁拙毋巧,堂庑益宏阔矣。”^[9]从汪东的序言中也证明了宋词对于吴湖帆词风的影响。

三、结 语

从现代画家诗人的诗词创作实际出发,他们的诗词创作与其他诗人群体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出的视觉倾向。从其绘景描物的简洁明快中,不难看出绘画训练对于诗词中物态意象把控的影响。这一点在陈曾寿、溥心畲、陈定山、张伯驹、吴湖帆等画家诗人的咏史怀古诗词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们的诗词在咏史怀古之余,还追求诗词的形象与意境,呈现出强烈的视觉感。这一点与他们长期的绘画训练与自觉的视觉追求息息相关,这也是画家诗人群体与其他诗人群体在诗词创作上最为突出的区别。二是泛历史主义的倾向。泛历史主义倾向指的是历史在咏史怀古诗词中被充分道德化,历史素材

首先被从道德的角度来分类,而且历史事件与人物也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10]。诗人总是在历史典籍或古迹中习惯找寻兴亡规律或比附历史人物。之所以产生这种泛历史主义倾向,一方面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诗歌的“载道”传统有关。咏史怀古诗词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将“道”的追求与“史”的追寻相融合,用历史来烛照当下。咏史诗词并非简单的兴叹,怀古诗词也并非简单的纪游。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时期,画家诗人们总是试图在历史的时间过往和空间纵横中寻找当下存在的意义。

分析这些现代画家诗人的咏史怀古诗词并非简单地罗列其诗词成就,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这些诗词,并将这些诗词回归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中国现代画家诗人群体的情感趋向及诗词的艺术价值。不难看出,现代画家诗人群体作为现代旧体诗人群体之一,他们与“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无论是咏史诗词还是怀古诗词,从其诗词中可以感受到画家们深切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精神。除此之外,从他们的咏史怀古诗中也不难看出现代画家诗人群体深厚的文化功底。在绘画创作之余,这些现代画家将诗词创作作为提高文化修养,提升精神境界的必要手段,这一点对于当代画家的艺术修养而言尤其具有启发意

义。随着古典师徒制度的消失,现代大学制度的兴起,传统的“诗画一体”的艺术培养传统被迫中断,诗画创作之间出现明显的裂痕。了解现代画家的诗词创作成就,对于提高当代画家的艺术修养将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 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17.
- [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 [3] 武尚清.说咏史诗[J].史学史研究,1990(1):3-11.
- [4]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67.
- [5] 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序:卷三[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8.
- [6] 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
- [7] 张焕玲,赵望秦.古代咏史集叙录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1-28.
- [8] 梁颖.词人吴湖帆[J].中国书法,2016(11):38-42.
- [9] 汪东.佞宋词痕·序[M]//吴湖帆.佞宋词痕:吴湖帆手抄墨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
- [10] 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M].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97:66-67.

(责任编辑:陈丽琼)